与别人聊天时，我经常会忘记对话的起因，顺势就忘记自己怎么坐在了公园长椅，听别人说话。我朋友说这是心不在焉，但我总能举出对话中他无意中做出的一些动作——比如他开口前喜欢舔一下上唇——来反驳。实际上我能记住我们经历的一切，只不过弄不清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了一起，像被抛进一个梦中。

同样，当听着面前这人抱怨工作的无聊时，我也恍惚了一下。我们正在大学宿舍，四张床铺都空着，我坐在门右侧的书桌前。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凌晨三点，窗外的施工队轰响。他蹲坐在为方便爬上床而设的阶梯，弓着腰，手肘撑住膝盖。他的轮廓对着我，看不清脸，因为他不让我开灯，连台灯也不许。

“我的同事们，喜欢给工作找点乐子，”他像自言自语，“你的什么东西，比如手串，掉了，找不到了，大多都是我们拿去了。再有就是在你睡觉时搞些动静，都是老伎俩了。”

我想到去年在宿舍找了整年的一盒耳机。

“但这样没意思。都一个样，你能明白吗？你的反应只会和其他人一样，不管是在你睡觉时敲门，还是把你的什么东西拿走。”

我对我会普通地害怕表示抱歉，同时反驳说拿的东西不一样反应可能就不一样。他没道理为人的所有反应类型都建立了模型。他有点不耐烦——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你不也认为你们的反应是可以被建模的吗。你或者随便一个人对待丢失的不用的笔，只会不在意；而一个人在新婚第二天搞丢了他的结婚戒指，和你弄丢了喜欢的女生寄给你的生日礼物，你们只会同样惊慌、恐惧、不知道怎么坦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反应。”他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接着说同事们低级的玩乐——大多不是为了奖金；说绝对客观的观察视角，又抱怨每周做着相同报告的枯燥。

我问给我们的行为建模是不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没那闲心。再说他也不能接触到除我以外的人们。我强撑着困意上课时，他希望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认为这些才是难以被概括的。既然这样，他直接在我的本子上写一些东西不就可以了吗。

“我说过了，”他很不耐烦，但又似乎习惯性地解释，“我并不关心你看到那些字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为大家都一样。我只想看你自己写的字。”他补充到，像同事那样搞一些上司默许的引导性小动作，与在一只迷路的蚂蚁面前用糖水画圈没什么区别。

“有没有可能，”我说，“你坐在那儿和我聊了那么久，已经比你的同事还过分了？”

他否定了“过分”这个修饰词，认为他们的行为，至少他的行为本身就不能用程度去衡量。“你之后肯定会把这当作一场梦的，就像你对待所有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一样。先说明一下，我没办法操纵你的思想。只是出于经验。”

我没吭声。桌上放着一包巧克力粉，二十袋，没拆封，因为我没有配套的杯子。我确信他说的就是这件事，尽管他说了“所有”，但我觉得那只是一种程度修饰。为了弄清自己，我让他举出证据。

“你从没回忆过你的父亲，或者说你从没表现出对他的回忆。”我没想到是这件事，于是我问他这样做很冷血吗。他没接话，继续说：

“这说明你把你父亲的存在看成了一个梦。一个你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起因的梦。没人会纠结梦的内容的，除了疯子和小说家。”因为没听到想要的事情，我让他继续举证。他似乎对我的行为起了兴趣，声音明显活跃。

“还有你喜欢搬家。从你们原来的家搬出来时，你很高兴，但是又表现得平静而哀伤。因为有人对你说你责任很重，也有人批评你在父亲下葬时与堂兄弟打牌。”我对这些毫无印象，但不认为他在胡说。这些事像我能做出来的。“你喜欢搬家是因为，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把过去的所有当作不存在，毕竟你已经不住在那儿了。”我打断了他，这些我都知道，说点别的。其实我只记得满地被揉碎的纸屑，母亲哭了，我好像也是，周围是浓烈的药水味和乌泱泱的人。我把这一场景题为《父在ICU》，并只记得这些。至于守夜和火化的记忆则是在几年后的另一场葬礼中加强并留到现在的。

他换了个例子，并事先说明他不认为我是那种会坠入情网不可自拔的人，尽管他的同事都这样说。这件事很有意思，所以他记录到现在。

“你桌上的那包快过期的巧克力粉，是去年十月份收到的。春节你带着它回家，放在行李箱里没拿出来过，开学一到宿舍你就把它摆在了桌上，就是不愿意拆封。”

“因为我没有合适的杯子。”我脱口而出。

他干笑了一声，说这个理由和因为没有合适的笔而不做周报一样。幸好没人当我生活的上司。他又问我知不知道那包巧克力粉的保质期，我不知道。我也没想过去看。

“需要我帮你回忆刚收到时你的反应吗？还是说你这次没忘记了？”我让他继续。

“十月十一日下午三点五十，你刚上课就收到学校快递站发来的短信，提醒你有快递待签收。”他像在读剧本设定，“你最先打开各种购物软件，确认没有任何消费后，打开微信，点进一个人的聊天框，行云流水。但是你对着键盘停了一会儿，退出去，问另一个人是不是他寄的。他说不是，你早就知道了。然后重复这个过程，把你认为不可能的人都问了一遍。下课时你去了快递站，拆开快递，给那包巧克力粉拍照之后，才问你最初想问的那个人。

“这样的行为你经常做。你在想问那人某些问题时，总要将同样的问题抛给另一个人——我并不关注该由别人作报告的人——好像是你的朋友，似乎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她说是的，感觉冬天搭配巧克力会很舒服。”他停下讲述，插话说这样只会让人更困。我趁他休息时说我知道这件事，我对它的记忆是很清晰的，绝不像梦。我记得收到快递后的愉悦和幸福。

“那么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喝过，甚至都没有拆封？”

因为我没有合适的杯子，这是那晚我给自己的理由。他说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其他人要么当场就喝了，要么网购一个杯子并满怀期待。我只是随便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然后与那包巧克力一起扔到一旁。

我问他对此的理解。他说这是因为我在向寄件人表达自己喜悦时，被她转移了话题。这导致我单纯的激动与喜悦中掺杂了一丝失落。也就是这点失落，让我不愿意正视那包巧克力粉。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不认为这是正确答案，即便他看得比我自己都详细。我明确记得自己只是愉悦，他觉得这是因为我仍把这个经历当成了梦，只选择记忆自己喜欢的。

“你不敢承认那种失落，是因为你认为失落这样的情绪反映了你对她的进一步企图。所以你选择遗忘。如果不是想证明你对她情感的纯粹，你为什么总是会问不同的人同一个问题？”我说不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结论基于某些先例吗？

这样的例子很少，一般他们也不会将观测不到的思绪记录进报告。那么他的结论只是推测，只是根据我的行为以及那些很少的例子做出的解释。

“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像个小孩子。

他又笑了，说正因为他对于自己的推测不够确信，才会对这件事感兴趣。不过他坚信，即便他不是我，只要他始终这样观察记录我的一切行为，就能给出最精准、透彻的解释，连我自己也意识不到。这还是模型，他不是反感模型吗。

“我不喜欢那种不用费脑子的普适模型，每天只需要从上面抄些东西到报告里就行了。而针对个人的模型我还是感兴趣的。”提到这儿，他似乎对工作不再充满抱怨。我为他能积极一会而高兴。

如果我只是单纯的忘记拆封了呢？就像你打算去取外卖，然后忽然被一条推送的视频占去了二十分钟的注意力。或者我只是认为买一个马克杯，每次喝完之后都要刷很麻烦，所以索性不买了呢？也许没有合适的杯子，并不是指没有对待这一包巧克力粉的杯子，而是没有对待所有速溶冲剂的杯子。

但我并没有对他说这些猜想，因为它们太一时兴起了。它们缺乏深度，缺乏隐喻，缺乏耐人寻味的细节和矛盾。我只说并不是所有记忆在我这里都变成梦了，除了巧克力粉还有别的。他没和我争论，显然有点累了。之后我听他聊了会儿在我死时他要做的工作，聊了聊他们那里的就业环境——在我死后他将面临失业，还有一些不安分的人类搞出的事端——他们总以为自己能转生。

天快亮时他要走了，他说我可以记住这场对话，不过还是忘记最好。在他即将穿过窗纱时，我喊住了他，扯开巧克力粉的包装，从里面抓了一把——大概有四五袋——递给他。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杯子。”

他可以带回家喝。直接倒在烧水壶里都行。我就准备这样干。